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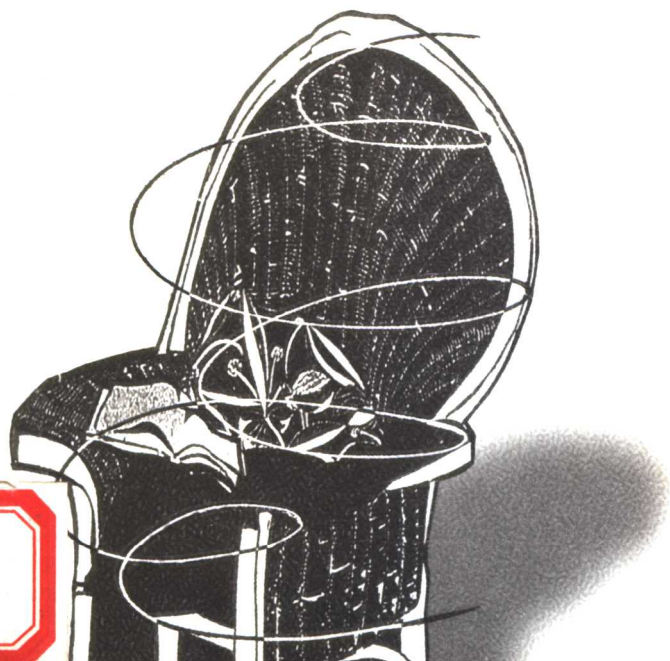
千年醉一回

远方出版社

文坛三剑客 心灵告白

大约是在1988年以前，我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多是写城市生活的，具体讲，又都是写承德这座小山城里人和事的。我之所以如此投入地写这座城市，是因为我不能不对这座城市产生一种热情和敬意，毕竟这是座小城接纳了我，使我这个从八岁就远离父母的人终于有了可以长期安身的地方，并且有了妻子女儿。这样的一种生活本来是正常的，历史本应该毫不吝啬地将此给予苍天之下的芸芸众生。可是，任何时代的天平都不可能十分均衡，意想不到的动荡会使人命运变得难以猜测，或者说变得坎坷曲折。

何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醉一回/何申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2 文坛三剑客心灵告白丛书

ISBN 7-80595-753-3

I. 千… II. 何…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763 号

文坛三剑客心灵告白丛书·千年醉一回

何 申 著

出版发行: 远 方 出 版 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8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1168 1/32

字 数: 533 千 印 张: 27.7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5-753-3/1·302

总定价: 35.5 元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作者简介

何申，1951年出生于天津市，1969年到承德山区插队。1973年入河北大学中文系读书，1976年毕业分配回承德，任党校教员、宣传部干事、科长、地区文化局长、地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承德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梨花湾的女人》、《多彩的乡村》等三部。发表中篇小说《年前年后》、《穷县》、《穷乡》、《信访办主任》等六十余篇。其中，《年前年后》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其影视作品有《一村之长》、《一乡之长》、《青松岭后传》、《大人物李德林》多部。此外，还有大量散文、随笔作品见诸报刊杂志。

目

录

目 录

登六合塔	(1)
遥望津门	(4)
多写好人多写善事	(8)
品味老字号	(10)
春归故里放风筝	(12)
只有一条街的小县城	(14)
美丽神秘的红松洼	(19)
从《年前年后》谈起	(23)
打 饼	(25)
我的小说我的根	(28)
喝 粥	(34)
勒 狗	(37)
斗 猫	(39)
杀 鸡	(42)
吃 羊	(45)
关于“穷人”的思考	(47)
江边的石阶	(50)
漂神农溪	(53)
喜 酒	(55)
新春第一篇	(58)
夜宿腾鳌	(61)

童年拾趣	(67)
吃忆苦饭	(70)
山里的朋友	(73)
打薯井	(76)
看电影	(80)
别了，我的中学时代	(82)
宫墙边的承德人	(87)
走近“欢喜佛”	(91)
泪洒魁星楼	(94)
看 戏	(98)
实情·真情	(101)
观大连有感	(104)
生死关头	(106)
盛夏时节说坝上	(109)
打 柴	(112)
从一天饭费三毛六说起	(116)
天津人游承德	(119)
唱 歌	(122)
林间小屋	(125)
“触电”的感受	(129)
想起年少求学时	(132)
当了一回“秋菊”	(135)
边城小巷	(138)
看竹偶戏	(145)
吃食堂	(148)

闲谈顺口溜	(150)
假如林冲妻子不漂亮	(153)
嫩绿的羊角葱	(155)
虎年的祝福	(158)
尊重编辑与尊重作者	(159)
梦中的故乡	(161)
过年好累	(164)
吃和式饭及待客	(167)
批斗会见闻	(170)
属虎的人	(172)
与妻子“掉个个”	(174)
满堂写发	(176)
刮目相看	(179)
看场院	(181)
春风过后天地宽	(183)
我的母亲	(187)
赶 集	(190)
我与侦探小说的缘分	(192)
大海与二海	(195)
耳边一片吆喝声	(198)
难发善心	(201)
游 泳	(204)
我与《大人物李德林》	(206)
从薯干酒到“酒鬼”	(209)
一段回忆	(213)

创作笔谈	(216)
学哲学 攒粮票	(219)
失而复得的“中篇”	(222)
从《老汉与叫驴》说起	(225)
闲聊属相与“本命年”。	(228)
人大代表应该讲实话	(231)
“写作”新解	(233)
话说热河	(235)
终身“职称”	(238)
香山夜话	(240)
津门月色	(242)
从岳麓书院到避暑山庄	(245)
五十学子	(254)
逛街、做菜与看戏	(257)
小城名人	(261)
评剧《列宁在 1918》	(267)
与村民喝成一片	(270)
宫墙为什么这么白	(273)
关于东宫的第二把火	(276)
与朋友闲聊新世纪	(278)
千年醉一回	(281)
我们走在御道上	(284)
读书与学益	(287)
龙年的祝福	(290)
在乡下刮目相见	(294)

闲谈《大明宫词》里的“戏说”	(299)
装 修	(304)
书生携刀	(306)
村民的权利	(309)
乡村思考	(312)
身向滦河源头行	(315)
御道与河流	(317)
难眠之夜的思考	(319)
“榔头”欲把警钟敲碎	(323)
粗读与精读	(328)
滦水进津与滦河文化	(330)
创作的苦与乐	(333)
端起酒，莫怀旧	(337)
围场坝上	(340)
半世纪的遐想	(343)
回家写作	(347)
潇 洒	(349)
文 明	(352)
较 劲	(356)
温 饱	(360)
天津人在他乡	(364)
为臣不易	(367)
舞台灯光	(370)
文人相重	(373)
搜信号弹	(377)
训驴与驯马	(380)

登六合塔

登塔揽胜，乃古今一大趣事。我揣摸趣之所在，大概一是塔高，凌云绝顶，够得上心旷神怡了；二是塔深，一层层一阁阁，幽幽暗暗，便藏了几分神秘。

到承德二十年，山庄内外都走遍了，可惟独没有登过六合塔。于是，每每路过塔旁，听了清脆铃声，再看巍巍宝顶，还有湛湛蓝天渺渺白云，心中愈发萌起登塔的念头。这个机会悄然而至，是旧历五月初一的上午。我与搞文物的友人去登修复后的六合塔，正是丽日春风。塔下堆着石料，工匠叮当打凿，准备修理四下护栏。我们打开北面的木门，欢跃着鱼贯而入，以为便进了塔了，兀不知天地忽地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摸着墙壁，只觉石路盘转，竟然走到塔外了。于是惊呼：“不对了吧！”便返回要仔细找出楼梯，却终于无处可寻。幸好有人探清，我们所在之处并非正楼，乃是塔基。走出塔外，沿着一米宽的塔基绕到北，推开红色的木门，这才是真正进了塔的第一层。这里就规整了，塔面八方，东西南北为门，余四为窗。临北有一佛龛，一人多高，并无神象，龛后才是盘转而上的楼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之窄之陡的楼梯，似我这稍胖一点的身子，楼梯两旁的空隙就很有限制了。脚下登着，抬手就摸着头上的楼阶，倒像是在登云梯。友人中有穿高跟鞋的女士，向上登时就犯愁如何下来，说说

笑笑，好不热闹。

塔内除了墙壁的彩绘还是斑驳模糊的旧样，其余都重新修了，脚下地板木质坚硬，顶棚彩绘色彩鲜艳，门窗油漆光亮。抽起门上的木销，塔门吱吱开来，塔内就由暗转明，一片光亮。一层层攀上，一扇扇打开，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我留心数数，每层有二十个楼阶。每层的高度略有不同，正如塔的外型，越往上越小，不然直上直下，就不好看了。不知登了五层还是六层，腿有些酸，人也散开。我想，难得登临，非得到顶不可，于是率先冲上。但听脚步噔噔，气喘吁吁，十余友人都齐聚第九层。打开四门，通天大亮，可谓八面来风。朝东门外望去，磬锤峰上人影绰绰；看南门，武烈河水碧玉如带，镶在山间；临西门，正望南山积雪，跨步似可迈入那山上的红亭；透北门，但见群山鸠如潮，普宁众寺如金珠翡翠坐落在其间。

我们都被这美景陶醉了。友人中不乏胆大者，竟敢在无遮无拦的塔门处向下望。我恐高，但又不忍就此罢了，便小心翼翼捱到门边，慢慢向下看。呜呀！宝塔连基共十层，层层琉璃飞檐，此刻竟全然看不见，毫无依托之感。只觉飘飘悠悠，悬于空间，轻轻荡荡，似到天外。我大概缺少仙风神骨，眼睛看着美，两腿却不由自主向后退。然后就看墙上的字迹。细看来，竟多为民国初年游人所题，还有不少奉军的字样。看罢大家都感慨了，说岁月如梭，沧海桑田，新旧变迁，宝塔为证呀。后来友人们就各取所需或照相，或吟诗，或寻觅。我依着佛龛，慢慢想起，这塔本名舍利塔。据辞源上说，塔即佛塔的简称，起源于印度，又名“窣堵波”、“婆塔”，是用于藏舍利和经卷的。六合塔究竟藏了些什么宝物，我没研究不知晓，如今登上来，只感到它藏了令人联

想不断的历史画卷……

时到正午，就下塔，很顺利。断后者关闭层层塔门，于是，宝塔又恢复了先前的宁静，耳边只听见风摇铜铃和工匠打凿的叮叮当当声……

遥望津门

二十年前离别天津去塞外插队，想想那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如今人将中年，落户他乡，尽管衣食不愁，但仍常常思念那一方故土。记得那年回津探亲，去游古文化街，见巍巍牌楼，斗大的金字：津门故里。好一个“故里”，足使我这游子潸然泪下了。

幼年的记忆，是在旧城里。弯曲的窄巷，生着绿苔的山墙。穿过门楼，七八家煤炉不间断地冒着浓浓的烟，向你显示着新的一天的开始。我想那是冬夜，巷子中只有一盏昏黄的灯，射在墙上地下的影子，常使我们想起老奶奶讲的鬼怪，于是都猫在家中不敢出来。终于，卖青萝卜的刘二来了，雪亮的马灯下，是一车淌着露珠的翡翠，大嗓一喊：“大个的水凌凌的青萝卜哟”——就把满巷孩子的心喊去了。这时，暗色中的各式影形都无所谓了，留下的尽是一片欢乐。

那时节天津河多水多鱼，那虾啊又多又便宜。别的不说，单是商店大木桶里肥大河蟹你挤我爬地哗哗作响，就使我们小孩子好开心。但买到家来，稍不留神，会有逃跑者，倘若钻进床下的旧物中，便拿它没法。数日后捉将出来，蟹已变成黑色，只有两只小圆眼在发着亮，样子是极可怕了。不能吃了，便放生。很多年了，我再未见过那么肥大的河蟹。若有，价钱恐怕也极可观

了，无论如何也是舍不得让它跑掉的。

小孩子盼过年，我们男孩惦的是鞭炮。买炮就要去娘娘宫。横穿东马路，腊月的宫前大街人流如潮。红红绿绿的年画、吊钱、各式鞭炮、福字、香烛挂满墙，堆满地。逛娘娘宫，娘娘的面目还好，虽然殿内光线暗，细观总是慈祥；天王殿内的四大金刚就不可爱了，龇牙咧嘴俯视的，极恐怖。我是不大敢看，拉着大人的衣襟挤过，过去了才抬头，却又看见了好东西——烙着刘海的闷葫芦（即空竹）被卖主抖得嗡嗡响。那闷葫芦有单轴和双轴两种，初学抖双的，稳当，熟了再抖单的。单的最大十二响，抖猛了，嗷嗷好大声，赛过牛叫。还可以玩些花样，比如扔到半空，再接住。不过失误是常有的，我就曾摔坏几个。

毕竟是幼年，记忆蒙在一片模糊中，但模糊得神奇而又动人，以至长大以后不愿意再弄清那些街巷的走向和一些细节，宁愿让它原始地存在记忆中。

后来上小学，家搬了，住进楼房，就在黄家花园。那时黄家花园的街市远不像现在如此拥挤，墙子河还在，水也不像后来那么浊。两岸槐柳搭起一条绿色的长廊，夏日便是我们的天堂。玩什么？用松香熬黏子，粘蜻蜓、知了，用弹弓打鸟，隔着河面开仗，或做个小网捞鱼虫。玩起来就什么都忘了，肚子饿时才想起该回家了。到了家门又害怕，说不定等急的大人要给几巴掌。于是把玩物藏好，缩头缩脑溜进屋，还编着几句瞎话。一般来讲，蒙混过去是较多的。转天，冒着这种危险，仍然毫不犹豫地去玩去闹。秋天，天高气爽，是要放风筝的。我家那楼上有平台，却背风，就需要爬到楼顶上去。洋楼的顶极陡，且也不很坚实了，一点点挪上去，骑在高脊上，确实也不容易。我有一个做工极好

的燕形风筝，头上的眼睛是会转的，轻轻一抖，脚下拖着两个长穗，就缓缓升向蓝天。这时要一点点放线，手还要不停地抖着，顺当了，一会儿线就放光，风筝眼睛转着，就高悬在一片形状不一的群楼之上。那时，路上行人会仰头看，叫道：“瞧这几个小子，贼胆，也不怕掉下来。”我们很得意，还希望能像风筝一样爬得更高。不料没几年，我竟像断线的风筝，飘到远远的深山中去了。

最喜爱的事还有看连环画。天津一些胡同里小人书铺原有不少。开始用一分钱，后来二分钱便可看一本新书。书铺里静静的，一个老头坐在柜后，几条长凳经常客满。我爱看古装打仗的，租上一本，挤个地方坐下，似懂非懂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觉得够本了，才还给掌柜的，有一阵在某同学家一起做作业，见人家有一套《三国演义》小人书，我如获至宝。每天细细看上几本，还要讲给同学听。那同学的父亲是中学历史老师，很和善，偶然听我在大讲三国，还乐呵呵和我谈了一会儿。他夸我记性好，也纠正了几处讲差的地方。我诚惶诚恐，再不敢在圣人面前卖三字经了。

说起来我能写小说，还和当年的一位老师有关。念四年级时，班里来了位代课男老师，教语文。记不得他姓什么，只记得他个子高，戴眼镜，文静，据说是北大的，病休了。他特别注意我们的作文。有一天他拿出一摞稿纸，说：“什么叫文学创作？我给大家念念我的作文——冼星海在巴黎。”我那时知道巴黎在法国，也知道冼星海是音乐家，同时也知道这位老师没去过法国，也没见过冼星海。可他在黑板前慢慢地踱来踱去，抑扬顿挫地念着，好像他什么都知道。巴黎的铁塔、赛纳河边，冼星海是

怎么走来，他在想什么……我听着，一股文学美感在心中豁然产生，原来，小小的笔竟能创作出那么迷人的境界。从此，我认真写作文，还读了一些高年级的书。无疑这是在打基础，1973年在乡下考学，同考场不少是老高中的，而我这个老初二，作文却名列榜首。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河北大学中文系。

少年的生活后来就有了忧虑，因为有了运动，家中的欢乐少见了。1969年正月的一天，飘着雪花，饱经风霜的二老说：孩子，自己去闯吧。我点头，早晨吃了母亲做的一碗挂面，就走了。十八岁的少年，就这样走向陌生的远方。尔后在乡下劳累一天，收工时分，遥望津门，但见群山不尽，星汉迢迢。当过知青的人，是会理解那种心情的。

而今成了家，每年都要回津看望年迈的老母和众人。故里变化之大，令我吃惊，原以为无路不熟，却也有了认不得的地方。携妻儿回津，她们更迷糊，无人陪伴，断然不敢上街，惟恐找不回家门。我妻子是山城的姑娘，贤惠且能干，于是我就有时间搞创作。十年辛苦，终于写出一些作品，看看却有许多遗憾之处。日前到地区文联去坐，见郭先生（秋良）在作关于我的文章，我很不安。郭先生是大家，写了赫赫有名的《康熙皇帝》，散文又写得极好。他告诉我稿子要寄天津李玉林先生，不妨你也写些。我不知怎的就欣然同意，还说写故乡必有意思。及至拿起笔来，满腹话又不知从何写起。后来一想也罢，想哪写哪吧，就草成此篇。我津门故里的人们啊，见笑啦！

多写好人多写善事

十年前，也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我就写起了小说。写小说，我感觉那是在爬陡梯，至此我忽然就觉出，我的作品之所以写了不少还有的可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期尽管出了些强盗、骗子等等，终归还是好人多，还是行善事的多。好人做善事，从本质来讲是一致的。如《一村之长》的郝运来，为了全村村民的利益，不惜得罪了“四大金刚”。尽管他办事有嘎咕劲，但骨子里是好人；他办油坊，减轻农民负担，又是地道的行善事，于是，群众最终还是拥戴他。作为文学作品，写群众喜欢的人和事，路数自然是对了，而且你也总会有的可写，如果一味憋在屋里编家伙，不仅读者会倒胃口，总有一天要编不出来的。

回想起来，我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写过谁怎么坏，有的也只是出于某种原因做些糊涂事的人。“文革”时我念中学，后来下乡插队，也知道点令人伤感的往事，不知为何，我就不愿写那些事。少年时，我所住的天津原英租界的楼顶是很陡的，但我仍要爬上去放风筝，那时会感到天空很清爽，充满着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但下来钻进黑森森的楼道里，那种感觉就全没了。于是，我知道我是喜欢明快豁亮的事物的。长大了有一阵我虽然生活得很有些艰难，但我仍然喜欢生活。落户他乡，柴米皆乏，可每日见红火球从东方跳起来，心中总是燃起一股兴奋的火焰。教书之

余，旁人凑到一起打扑克聊天，我却钻进书里，进而又试着爬格子，写世上的好人和善事。

我感觉到生活的节奏已经快了许多，我亦知道人们甩开以往沉闷的生活后想得到更多的欢乐。这样，我便想到我的作品似乎应该朝这个方向靠拢，尽量写些令人看后得些欢乐的东西，我的“乡镇干部系列”中篇，以欢快调侃幽默的笔调刻划了一批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们做得那些好事善事，也为人们称道。

当初为救水灾，歌星舞星笑星们在台上争献巨金，令人感动，觉得这么多好人在做这么多的善事。事后根据自身情景，却只写人家这种精神了。但自信靠着对好人的敬佩，还是能挥之笔端，也为社会做点贡献。